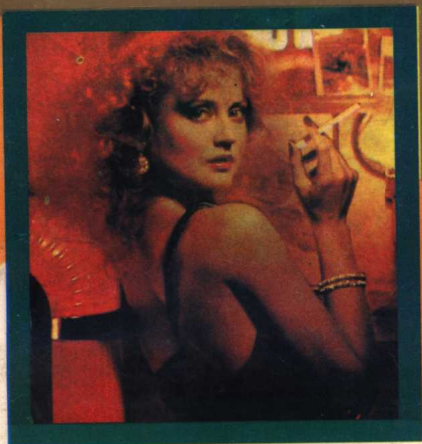


SULIAN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一颗铜纽扣

〔苏〕列夫·奥瓦洛夫 著
竺 光 译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一颗铜纽扣

Y

〔苏〕列夫·奥瓦洛夫 著
竺 光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1月·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一颗铜纽扣

YIKETONGNIUKOU

著 作 者：〔苏〕列夫·奥瓦洛夫
翻 译 者：竺 光
责任编辑：黄锦莉 任 宁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李勤学 张东明
版式设计：马寄萍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金城印刷厂
地 址：辽宁凌海市金城镇

发 行 者：新华书店经销

字 数：218,000
开 本：787×1092¹/₃₂
印 张：10³/₄
印 数：8,000
版 次：199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460-6/I·1292

定 价：8.20 元
总 定 价：73.00 元（七种十本）

出版说明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是现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多采的一部分。五十年代译成中文后，它不仅以明快的笔调，曲折的情节，独特的视角，鲜明的人物个性等特点而赢得广大中国读者的青睐，而且这些书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爱国主义精神曾教育、哺育了一代人。

今天，我们从当年众多的冒险侦破小说中精选出这套丛书，旨在帮助广大青年了解当年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反间谍的复杂性，并以此来教育广大青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

我们相信，重读这套丛书，老一辈人将会重赴昔日厮杀的战场；青年一代将会记住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作者的话

我的朋友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是国家保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从前曾为他写了一本小书（《普罗宁少校历险记》），算来差不多已经有二十来年了。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伟大的卫国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拆散了我们两个人，弄得我们两个人不仅不能保持某种联系，甚至连相互之间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当时的事变异常巨大，个别人的命运自然就退居到了极次要地位。

后来，战争结束了，国家转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人们开始互相寻找，我要说，那是经过了好长好长的一个时期，生活才又使我遇到了普罗宁。

问题自然是不少的：谁在哪里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

普罗宁从来不喜欢多谈自己。

“至于我做了什么和干些什么工作，现在，还没有到我应该讲的时候，而且，我也没有权利把这些事都讲出来。”他说，“不过，我手里有一位军官的札记，这位军官是我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遇到的。我把这些札记给你，你看一看吧。从中你也可以了解到我的某些情况。他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版，不过，如果你觉得它有意思，也无妨拿去发表。自然，如果拿去发表，真名就应当改成假名。”

我看了这份札记，认为它是值得发表的。

我对原稿几乎未作改动，只在某些地方我稍微补充了一些细节，并把真名换成了假名，其中的主要情节却一动未动。

目 录

作者的话

一	初次相逢.....	1
二	控制自己	15
三	在妙龄女郎的掩护下	32
四	邀请跳舞	52
五	在自己的墓地上	71
六	牛奶桶	92
七	在松林里.....	111
八	去找“浮士德”	126
九	在灰褐色的灯伞下.....	147
十	“统治吧，不列颠！”	167
十一	来自黑暗里的声音.....	188
十二	明信画片册.....	209
十三	杂技演员.....	226
十四	小夜曲.....	247
十五	在仙人掌的阴影里.....	256

十六	结婚旅行.....	268
十七	“海湾旁有一棵绿色的橡树.....”	275
十八	市长的侄女.....	287
十九	飞向月球.....	307
二十	坦率的谈话.....	319
尾 声		334

— 初次相逢

一颗铜纽扣，一颗普通的铜纽扣——它就是亲眼见过并且参与了的那些罕有的悲惨事件留给我的纪念品……

我一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起这颗铜纽扣，在我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女人的面貌，这样的女人在生活中是不常见的。

在我认识苏菲娅·维堪奇耶芙娜·扬柯芙斯卡娅这个异乎寻常的女人的时候，发生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个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特别是根据一般的审美观点来看，她的脸型很不周正，身姿也远不是很理想的。虽说有些男人喜欢同她接近，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能维持她对他们的好感……

请设想一个比中等身材还稍高些的褐发女人，一张椭圆形的面孔，高高的，甚至像男人那样的脑门儿，两只像蒙古人的那种眼睛，仿佛呈现着灰色，但有时，特别是当她激动的时候，就变得娇绿，不仅如此，这两只眼睛还总是冷闪闪的。而且，如果说她的上半部面孔有点儿像男人，那么，她的下半部面孔可就完全是女人型的了。她的鼻子和她那副椭圆形的面孔很不协调，要说她是翻鼻孔还有些过火，可是要

说是个露孔的鼻子那显然是不够的；下颏显得太小，线条柔和，倒很像一个妙龄女郎。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她那两片嘴唇，有时像孩子般的嘴唇那样肥满鲜红，有时变得凶狠起来，却显得又窄又白，就如同白垩。她的耳朵比一般妇女的耳朵要大，她的面颊上只是偶尔出现红晕，梳得光滑的头发只在鬓角儿上打几个小卷儿；她那两只小胳膊显得异常脆弱，但是两条腿却异常健壮，一看就知道肌肉发达，活像个经过长期锻炼的职业运动员。

不过，要叫别人来看，这个女人的外貌有很多地方完全可能是很平常的，但是，我再重复一句：我们是在一种异常特别的情况下遇到的，所以我觉得仿佛她的外貌和一般的人也有所不同……暂时就介绍到这里为止吧。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外形和精神面貌，在活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展现出来的。她是个奇怪的女人，而且我也不怕有人指责我爱用传奇的术语，我要说，她是个面目狰狞的女人。

在她的外表上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她的面孔和体形上有那么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不对称之处。

在谈话的时候，她用一只耳朵听着对方的话，却仿佛用另一只耳朵去听一种别人听不到、只有她自己理解的那种自然界的音乐；如果她用一只眼凝视着谈话的对方，她就仿佛用另一只眼睛去搜索对方的背后；如果她用右手抚摸着对方的手，那么，她的左手这时就可能在手提囊或是皮手笼里摸索着小巧精制的手枪，准备转眼间射杀谈话的对方。

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不过，为了把一切都交代清楚，那还应当事先把我自己也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是军官，是一个参谋人员；在开战的前几个月我到了恰好座落在东西欧假定分界线上的一座古老的大城市——至于这条分界线，那它是那些无聊的欧洲政治家不怀好意杜撰出来的。

我到这个城市出差的任务具有极其机密的性质。在当时，任何人都知道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我不多罗嗦，只说一点，我出差的目的就是去研究一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敌人侵入我国西北部领土，战场将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配备某些特种部队。

我出差到的这个城市人声嘈杂，异常热闹，居民很多，形形色色。古老的街区掺杂着高大的楼房区。我常常看到一些还没有消灭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同时，我也看到了那里好多既使我觉得奇怪，又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

不过，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保守秘密了——这个城市就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当时拉脱维亚才刚刚宣布为苏维埃共和国。

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住在一家私人住宅，一个大机械工厂的工人家里。他是一个老党员，党性很强，远在革命进行地下活动的困难时期就经受过考验。我在他家里独自占用一个房间，我自己既有开大门的钥匙也有开自己房间的钥匙，所以很少打搅他们家里的人。我在这里离群索居，仿佛住在暗处，这样的地方是在任何旅馆里都很难找到的，而且，生活

在自己人家里既不用担心不速之客，也不必怕那喜欢寻根问底的女仆来察看……

我从头讲，从我初次碰见苏菲娅·维堪奇耶芙娜·扬柯芙斯卡娅讲起。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一个夜晚，我从我的首长同志那里走回家来——我有时要到他那里汇报我的工作进行的情况。当时已经是六月将尽的时候，连日来天气十分干燥。我从我们的军事机关那座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出来之后就往一条又窄又暗的小胡同走去，我顺着下坡路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了道加瓦河那宽阔的沿河大街——我是非常喜欢这条街的。

波罗的海沿岸的夏天异常温和，走在街上，我仿佛像钻进了从河里和那湿漉漉的树丛中散发出来的惬意的香气当中……

时间已经很晚，因此街上显得很空旷。我穿着便服，外面是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帽子也是深灰色，在黑暗中我一定是融合到沿河街上那道花岗石的高大房墙一起了。

突然起了一阵风，河上吹来一股冷气，我冷得打了个寒噤，甚至竟想竖起我的大衣领子来。这时，身后突然有人低声叫道：

“喂，喂，同志！”

我转过身去。在我身后，那宽阔的人行道中间站着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她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浅色外衣，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的左胳膊肘夹着一个在当时很流行的女人用的大手囊，头上戴着一顶很普通、很不时髦的小檐儿女

帽，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很规矩、很体面的女人。

“对不住，我耽误了您。”她说，虽说她俄语讲的还不错，但也有些外国口音，“我想求您一件事……但愿您不至于拒绝……”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向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恳求您送我走到沿河街的尽头，”她接下去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虽然……”

我也确实觉得送她到沿河街的尽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她那个“虽然”的意思是直到我们走了十分钟之后我才了解的。

这个女人看来并不像个胆小无知的女人，不过，女人总好想些奇怪的事情。我这样想罢，就默默地把胳膊伸给了她，没有把她的请求看成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

我们顺着那些静悄悄的房子走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房子突然显得严峻、冷漠起来了。我的这个女伴默不作声，而我更是不想问些什么去打搅她。当时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河水在远处闪动着。天上闪烁着暗淡的星光。再远些，道加瓦河对岸的一些街道上有模糊的灯光变幻着。

突然，在寂静中响起了汽车轮胎飞驶在石路上的簌簌声。我转过身去看了一眼。从远处向我们这里驶来了一辆汽车。看来，这辆汽车的牌子一定不坏，因为它开近来的时候异常轻快，转眼之间它的灯光就照得我眼睛发花了。

可是，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我的那个奇怪的女伴一下子就把我向她搬了过去，使我背对着马路了，她紧靠着我，并

把我的头搬向她的脸，就把嘴唇紧紧地贴在我的嘴唇上了。

在她吻我的这一瞬间，我听到汽车开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放慢了速度，车门开了一下，马上又砰地一声关上了，当我推开这个奇怪的女人以后，汽车已经开过去老远，我只看到了车身后一闪一闪的红灯，仿佛像一个信号，报告了刚才发生并且已经消逝了的危险。

我大概没有掩饰住吃惊的表情，并且一定是用惊诧的眼神望着我的女伴了，因为她微笑了一下，抚摸着我的袖口说：

“您真可爱，我要能爱上您有多好啊。”她撒娇地说，但她马上又急忙补充了一句，“您可别为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永远不会爱上您。”

可是，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在这只有模糊的沙沙声和某种微弱响动的寂静的夏夜里，又响起了尖细刺耳，我要说，甚至是一种很悦耳的哨声，很像警笛。

我连转身都没有来得及。

我的女伴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膊，推我靠在墙上，就用像男人一样有力的手使劲往下压我的头……

我突然本能地感到，马上就会有人向我开枪……

但是没有，我并没有听到枪声。

不过，我却清楚地感觉到了身旁的空气急剧地扯动了一下，就仿佛像一只看不见的大鸟从我的头上一掠而过，它的翅膀几乎都碰到了我……

哨声突然中断了，枪声并没有随之而来。但是，我仍然觉得，在这种奇妙的环境里，我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一些

无形的猎人正在追捕着我。

过了一会儿，当我的女伴把她的手缩回去以后，我才转过身来。瞧了瞧那笼罩着这条空旷的沿河大街的朦胧夜幕。

我觉得在远处，在那昏暗的天空背景中仿佛有一个黑影，像是一个人的轮廓，但是，这个幻影只出现了一瞬间，马上就消失了，仿佛是融化在别的模糊的黑影里了……

我当时以为这个怪影只不过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是由于我那位意外的女伴太神秘了的缘故。

我从不喜欢幻想，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总是有根有据地考虑问题，做着平凡而严肃的工作，可是突然在这里，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夜空下，时当 1941 年的夏天，事出突然，我却意外地置身于这样离奇的事件里——这种事件我从前只是在冒险小说里才看到过！

可是，我的女伴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她只是冷漠地望着我。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气愤了。

“岂有此理！”我不由地喊道，接着就很刻薄地问她：“您看怎样，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什么呀？”她反问了我一句，冷笑了笑，但她自己马上又回答说：“啊，这件事……不，我以为不能了。恐怕到这里已经全完了。”

“可是，您不想对我说明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吗？”我又问她，力求了解这件事的全部真相。

“不，我不说明。”我的女伴冷冷地回答我说，但她立刻

又很客气地补充说：“无论如何，多亏您才使我摆脱了极其不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我选的人还不错。”

“哼，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闷闷不乐地回答说，“你大概在路上就碰到了我一个人。”

“您那样想是不对的，”我的这个女伴紧紧地靠着我的胳膊，反驳说，“在我找您之前我早就清楚您是干什么的。”

“果真吗？”我讥诮地说，“一个男子，三十多岁，高个子，穿的还挺不错……”

“噢，不是！”这个女人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的比您想的那些要多。”她也带着讥诮的神情从下往上打量着我，“您想让我说出来您是谁吗？”

我用带有庇护眼神的眼神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

“那好吧，您说说看！”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您是苏联军官，马卡罗夫少校。”

这又使我大吃一惊。

“真是岂有此理！……”

“您方才向您的上级汇报了工作情况，您目前在此地工作……”她停了一会儿，又冷笑了笑，“唔，至于您现在做些什么，这就无关紧要了。”

“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她，希望彻底弄清楚这个女人知道我些什么。

“这无关紧要。”她依旧不愿回答，并且加快了脚步。

我和她并肩走着，紧张地考虑着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了。”她说，并且扬了扬下颏，仿佛用它指着前面，“请您记住：从街角我们就分手了。”

我们在街角站下了。沿河街向下延伸着，往旁拐有一条林荫大道，街道两旁的商店和餐厅射出了五光十色的灯光。

“可是，您究竟是谁呢？”我又问这个陌生的女人说。

她笑了笑。

“您是俄国人，俄罗斯有那么一句挺好的谚语，”她说，“‘知的多，老得快’。这个‘老得快’的意思就是早死。可是我并不希望您死。”

可是，我弄不出究竟，还是不愿意放走她。

“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卓霞。”她说，“好啦。再见吧。”

她放开了我的胳膊，但我想拦住她，就拉过来了她的那个手提囊。她立刻很粗暴地使劲打了一下我的手。手提囊就掉到她的脚下了。我哈下腰去，刚刚拿到那个编织的小皮带。就觉得手指下面一动，手提囊的小皮带就断了。

我的这个女伴把手提囊从我手里抢回去了，我不由得向四外看了看，但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这个奇怪的陌生女人就不见了。我气咻咻地站在那里，只看到她那件浅色的大衣在树丛里晃动着，离我已经相当远了。

这桩莫名其妙的事件破坏了我生活的常态……

说一句尽人皆知的话：生活中的真事有时比精心杜撰出来的故事还要离奇。我不禁想到了著名的华莱士所写的侦探小说里的一些复杂的情节，可是我刚才碰到的这件事比华莱